

华灯暗影

温家广◎著

非外借



华龄出版社

华灯暗影

温家广著



责任编辑：程 扬

策 划：树上微出版

责任印制：李未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灯暗影 / 温家广著. — 北京：华龄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169-1105-1

I. ①华… II. ①温…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3710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 名：华灯暗影

作 者：温家广 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湖北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权：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mm 1/32 印张：7.875

字 数：197 千字

定 价：32.00 元

地 址：北京朝阳区东大桥斜街 4 号 邮 编：100020

电 话：84044445（发行部） 传 真：58124216

网 址：<http://www.hualingpress.com>

中国社会派推理小说值得期待 (代序)

程 峰

社会派推理小说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日本兴起的派别。相比注重谜局的本格派，社会派更注重对于人性的描绘与剖析，以及对各种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揭露。真正的社会派推理小说能反映广阔的社会背景，深入罪犯的精神世界，探索犯罪的社会原因，而不是简单的凶杀案。

诚然，社会派与本格派作为推理小说中的两大流派，并不存在高下之分，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社会派重批判现实，解剖人性，本格派重解谜推理，而且很多时候这两者并非不能兼容，一方面可以有对于社会与现实的批判，另一方面也可以有巧妙的诡计。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互相取长补短的可能性。“本格”和“社会”的定义是两个并行不悖的体系，前者注重诡计的华丽，往往过于理想化；后者注重思想的深度，现实性较强。

中国本土创作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受日本经典的社会派推理作品影响较大。由于起步晚，国情也不同，在中国，我们每年也有一些的社会派推理书籍上市，却大都市场销量平平，畅销作品并不多。

这是为何？我们并不缺乏喜爱社会派推理作品的读者，实体书店也好，网络平台也好，从读者逐年对此类作品的购买数量可以看出，钟爱社会派推理的读者有增无减。但是为什么这些读者偏好翻译过来的作品，却对国内作品似乎缺乏应有的热情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不难发现，国内社会派推理作品出版数量虽呈递增趋势，但质量参差不齐，推理逻辑不强，漏洞硬伤较多，所揭露的问题还停留在简单的爱恨情仇上。一些作者成为名家之后，为赶时间，为凑字数，疲于应付，水分较多；一些作者的“内存”不够，即使时间再从容，写作再认真，也导致系列作品首部精彩，后续不足；还有一些作者急于扩大题材面，涉猎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结果说外行话，贻笑大方。国内的社会派推理读者大部分阅读面、知识面都很广，而且中年读者阅历很深，看过诸多国外社会派名著，期望值颇高，如果接二连三读到平庸作品，难免产生不过瘾、不认可之感。

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作为作者最根本的一条，是要苦练“内功”。有句老话叫“功夫在诗外”，创作社会派推理小说与创作本格派推理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作者对社会、时代、人性、文化等多方面的了解。一个大学生，甚至一个中学生，闭门造车可能造出一篇像模像样的本格派推理小说，但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绝对不可能写出一篇好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来。

创作社会派推理小说，需要丰厚的积淀，文化知识的积淀，人生阅历的积淀，还有时间的积淀，没有捷径可走。这就需要有志于走这条路的作者扑下身子，沉下心来，探究社会与时代，探究人生与人性。积淀是首要的，然后才是创作技巧。

有人衡量一篇文章是否精彩，总爱用“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概括。那么，一部社会派推理作品是否真正精彩如何界定？我想应该是开篇引睛，情节合理，推理详实，人物饱满，结局意外，余味无穷。其中作品的余味就是能不能发人深省，让人思考。这是至关重要的。能不能发人深省，让人思考，就是体现作者的积淀。

纵观中外经典的社会派推理小说能流传下来的原因，除了缜密严谨的逻辑推理、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让人反复思索的，不就是打上时代特色、本土文化烙印的人性吗？不就是社会百态、矛盾问题的深刻提示吗？

古老的本格派推理实际上是一种模式化创作，已经很难出新了。前人把可能的类型基本写光，如今的创作无非都是在换着花样化用。小说贵在创新。本格派推理小说，实际上已经难以出新。当然继续写本格，说到底就是模仿前人的套路、既有的模式，植入中国元素，也可以流水线操作地“生产”出本格派推理小说。但是，如果这样做，只能走入死胡同，路肯定是走不远的。

既然本格派创作很难突破，那么为何不能将具有广阔前景的社会派创作推向新的高度呢？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阶段，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都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可用题材。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中国特有的文化土壤，一定能孕育出中国特有的社会派推理名篇。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现在不允许有私家侦探。不论自然人还是民间组织，去调查某个案件，都会遭遇这样那样的难题，甚至触犯法律。调查刑事案件，公安机关才有法律赋予的权力。因此，警察写警察破案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中国推理小说市场长期被欧美和日本推理小说占领，本土推理小说何时才能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其根本出路在于培养本土作者的创作能力。这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作者个人的努力，二是出版企业和社会的支持。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武侠小说热”，就是这两者高度结合从而掀起了全民阅读热潮，使得大家都看武侠小说，谈武侠小说，以至长期“高烧不退”。推理小说也应该成为男女老少都爱看的小说门类，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毕竟，社会的正义与邪恶较量永在，人们探求真善美的欲望永存，阅读以获得心灵的慰藉不会停止，这一切都为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元素。

毋庸置疑，喜欢阅读推理小说的警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创作包括社会派推理小说在内的推理小说警察也不断涌现。全国“金盾”文学奖的设立，已连续举办六届的全国侦探推理小说大赛，尤

其是在各级公安文联的积极推动下，推理小说创作队伍逐渐壮大，他们的作品不光警察爱看，社会各界的受众也日益增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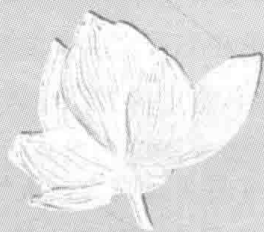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市场是巨大的，社会派推理作者的潜力是巨大的，希冀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有更多的社会派推理精品，有更多的与世界名家比肩的社会派推理畅销书作家。

（作者系江西省公安厅宣传处副处长）

目 录

- 第一章 典型杀人事件 _____001
- 第二章 黑色皮革手册 _____039
- 第三章 阳光下的阴影 _____079
- 第四章 在黑暗中蠕动 _____119
- 第五章 无止境的杀人 _____157
- 第六章 濡湿面颊的雨 _____197





华灯暗影

【第一章 典型杀人事件】

4月1日晚上，天气异常闷热。

市民在新种树木的人行道上悠闲散步，刑警申甲田却行色匆匆。

这里是W县城新修的康安大道，车水马龙，两排华丽的街灯延伸了足有两公里。固定的路灯，流动的车灯，与洗脚房、按摩屋、量贩式KTV的LED交相辉映。市声喧嚣，夜色斑斓，鳞次栉比的楼房，既有瑰丽的灯火，也有漆黑的阴影。

路过一家装饰豪华的按摩店门口，两名穿旗袍的高挑女子正在招揽顾客，申甲田布满血丝的眼睛也斜了一下，脚步一秒也未停滞。两名男子本来只是途经此处而已，只因多看了一眼妖艳女子，就被女子连劝带推走近了灯光暧昧的收银台。面对这种近乎“劫持”客人的方式，假如不是穿着警服，申甲田会吐去一口唾液。

申甲田此时有气没处发泄。由于房地产开发商的商品房出现大量闲置，县政府给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下达了每人推销一套商品房的任务，房子自己买亦可，推荐给亲戚朋友亦可，但必须是指定的楼盘规定的价格，不可擅自降价，否则自己掏钱贴补。眼看一个季度过去了，单位分配给他夫妻俩销售的房子问都没人过问，听到身边几乎每天都有人找到了受主，他暗暗着急。年初单位布置任务时，没一个人不抵制，不发牢骚，可是牢骚归牢骚，正如一句俗语说的“娘要肉吃，崽要命交”，谁也没奈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人们调动了一切能调动的社会力量，公务员当起了推销员。申甲田自己买不起，亲戚朋友呢，或者是跟自己一样想买却拿不出钱，或者

是刚买不久，再者就是有房待售，总之没人能帮上忙。每到年终局里统计商品房销售情况，申甲田总是气呼呼地丢下“没卖”两个字，然后与那些走投无门、唉声叹气的同仁大骂县政府官僚。

事实上不能怪申甲田没努力，他已把房子出售信息在数家房产中介那里登记过，一直没推销掉，买主都嫌贵。每个中介登记一次收费50元，总共花了好几百块钱。听同事说又有几家房产中介开张，申甲田咬咬牙又去找这些新中介，希望广为撒网能有收获，谁知一家新中介还欺他仅一套房子，房源太少，拼命给大东家登记，懒得理他，气得他差点把资料扔到登记员脸上。

地处不发达地区，一个小县城的普通商品房每平米3980元，旺铺每平米超过10000元，完全是人为炒作的结果。以小城人的经济能力，不少工薪阶层只能望房兴叹，要买只能通过银行按揭。但是在政府的“土地财政”模式驱动下，房价仍不断看涨。像这条康安大道，两旁的店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成了商业旺铺，大量集结建材、装修、厨具洁具以及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等暴利行业，一派繁荣景象。申甲田觉得自己与这些繁荣景象完全无关，纯粹是个匆匆过客，走在这街道边竟有种陌生感，仿佛是个旅人行走在异乡。

这个县城的商品房价格是最近几年炒作起来的。10年前，商品房每平米500元，对于申甲田的家庭经济状况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事实上这个价格的商品房卖得不是很畅，从没出现过先交钱后盖楼的预售现象，稍偏僻的街巷每平米400元都鲜有人问津，但自从一个温州开发商搞了个“郁金香苑”小区后，房价逐步上涨。不过当时每平米800至900元每平米的价格，开始也只是吸引了一些城里的有钱人，而当时的有钱人无非是多年的个体户，企业改制由集体企业负责人摇身一变成为私营企业家“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随后又有福建老板、广东老板来这里搞起了新楼盘，说也怪，新楼盘1000元至1200元每平米都不嫌贵了，而等到持币观望欲买“郁金香苑”小区房却没买的人反应过来，“郁金香苑”小区已销售告罄。

10年来，县城扩大了3倍，除了北面，东、西、南呈扇形扩张，一幢幢7层以上的楼房拔地而起，不论走在县城哪条街道上都能时不时碰上奔驰、宝马、路虎或凯迪拉克什么的，而这些豪车十有八九是房地产商的。有小道消息说，分管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郑副县长女儿考上公务员，有个房地产商赠送了一辆宝马。申甲田乍听说时觉得这事有点严重，纪委或检察机关应当会去查查吧，但几年下来，姓郑的照样当官，也许查了，也许没去查，谁知道呢。

明眼人都能看到，现有的商品房早已供过于求，有产权的拼命开发，城区那些得到大笔土地补偿款的人也使劲建所谓小产权房，到处都是闲置房，申甲田弄不懂的是，房价依旧有涨无跌，三年前县政府决定沿国道向南部扩张两倍，据说包括县政府办公大楼在内的好多政府机关都要搬到南部新城办公。申甲田也知道，上面对这样的“大手笔”作了限制，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府各部门办公楼的建设速度放慢了，但一直没停止。

申甲田走到公安局门口时，眼睛扫了一下门口那块招牌。这块招牌挂在这儿二十多年了，木质，黑字，苍劲有力，饱经风霜，有些斑驳。他记得这牌子是在刑警大队当中队长的那年挂上去的，弹指间他脸上的沧桑如同这牌子一样赫然夺目。不知为何，原先都一直熟视无睹，但今天申甲田特地扫了那么一眼，恍惚觉得自己是来公安部门投诉的市民。

大门口虽设了个门卫室，然完全是形同虚设，大白天全部敞开，晚上虚掩着，行人拉开门缝挤进身子不关也无人责备，如开车进出门，自个儿拉开自个儿掩上即可。说是一个执法机关，但跟一个菜园子没多大区别。局里5幢5层楼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建的，其中两幢是局里的宿舍楼，但如今有一半以上已易主，当然都是警察亲戚朋友购得，一般社会闲散人员是买不到的。

申甲田住5幢三单元4层，110平米，一家三口，也足够宽敞的了。申甲田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另购新房，只是看到局里的同事陆续购房

请乔迁酒，妻子也曾动过心思，然而申甲田认为，儿子考取了外省的公务员，早把户口迁走了，除了过年平日根本不回家，故而夫妻俩完全放弃了购新房的想法。

局机关办公楼与申甲田家隔着两幢房子，申甲田不论从位于局机关右侧的刑侦大队办公楼，还是从外面回家，必须经过局机关一侧的通道。一阵叽哩呱啦的谈笑声传来，申甲田看到副局长兼刑侦大队长王伟功由一帮人簇拥着从局机关办公楼走出。见到申甲田，王伟功问吃饭了没有，申甲田如实作答。

听说还没吃晚饭，王伟功说，正好大家都还饿着肚子哩，一起去吃吧。申甲田知道跟王伟功去吃饭就免不了要喝酒，便说了句推辞的话，其中有人似乎认识他，半开玩笑地说：“申警官，不是我们请客，你的上司生日，也不赏脸啊？”

申甲田愁眉不展：“还没卖房，吃饭不香。”

“申警官，今天是愚人节，你忽悠人吧？”一个梳着大背头的青年打着哈哈。

“真的还没卖掉，我这不是正为这事奔忙嘛。”

“别急，千事万事，吃饭大事。”王伟功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了个饭店的名字。这饭店就在离公安局不远的地方。

也许是王伟功这亲热的一“拍”起了作用吧，申甲田的脚终于向后转。王伟功拍属下的肩膀是少有的亲热动作，申甲田几乎没见过他拍过哪个普通民警的肩膀，拍企业大老板的肩膀倒是见过多回。

长期没规律的饮食，申甲田落下了胃病，一不小心就患胃炎或胃溃疡，按医嘱是不能喝酒的，他平常也把握了能不喝就尽量不喝的原则，但今天想到一系列与房地产有关的窝火事，他都没有回家做饭的心思了。现在有伴，他忽然产生一同出去热闹一下的想法。于是就脱下警服，仅穿背心，把警服扔在一个老板开来的凯迪拉克车后排座椅的后面。

王伟功那班弟兄们皆称王伟功“王大”，挨个儿敬他的酒，说

着奉承话。轮到申甲田了，他忽然记起，就是不逢生日，也应当敬一敬王伟功。妻子师范一毕业就在山里一所初级中学任教，年轻时没怎么觉得累，没社会关系，也不太想求人，一晃就过去了三十多年，等到想要调到县城时，县教育局长签字也不管用了，得由县长亲自批准。申甲田性子倔，要不是胃病时常复发，想得到妻子更多的照料，他是不愿低下他那高傲的头颅。本来嘛，再过两年，妻子就可以退休了，但是有一次申甲田偶然跟王伟功谈起胃病一事，王伟功比较关切，说合适的机会他会跟县长说说，看能不能帮他妻子从山区调回城里。在局里，众所周知，王伟功与县长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只是申甲田一直不好向王伟功开口。就冲这一点，申甲田觉得很有必要敬王伟功一杯。

“难得跟王大吃饭，巧逢生日聚会，我敬一杯，祝王大步步高升！”

这话并非曲意逢迎，王伟功是个军转干部，副营职到地方任副科级，在公安部门5年，从派出所指导员升到刑警大队的一把手，再升副局长，申甲田从没跟他同桌吃过饭；而局里私下传闻，王伟功可能要升正局长了。

一杯白酒大约二两左右，一口气灌下去喉咙就像着了火。

“好！”梳大背头的年轻人高声喝彩，另几个人立马跟着鼓掌。大背头拿过酒瓶，王伟功阻挡道：“哎，怎么能让宋总倒酒呢！”一个年纪在四十开外的络腮胡子抢过酒瓶，说着附和的话，给申甲田续上了一杯。申甲田也不管胃痛胃痒了，在那种气氛中，谁都清楚是很难推却的。申甲田知道，王伟功在社会上朋友成分相当复杂，三教九流都有，他也不便问谁谁什么身份，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只盼着饭局早点结束。

可是酒足饭饱之后，申甲田才感到自己确实不太适合出席这种饭局。酒店上面就是KTV，吃了喝了，还得去包房亮亮嗓子。想想这是官场、生意场上的老规矩，妻子孩子都不在身边，连推辞的借

口都没有。

还别说，宋老板的嗓子是几个人当中最棒的，也数他唱得最多，是申甲田平日最爱听的民族唱法，他觉得20世纪80年代那些老歌是最经典的，因而他原先有些骚动的心很快安静下来，除中途上厕所小便一回，始终坐在一隅认真欣赏。

“老申，你别光顾着听，露一手嘛！”王伟功与朋友谈笑风生，并未忘记角落里的申甲田。申甲田摆摆手，说吼出来简直鬼哭狼嚎，不肯上场。

王伟功打趣道：“鬼哭狼嚎是种特色，‘好声音’评委最喜欢。”

申甲田仍一个劲摆手：“真的，这几天嗓子上火，加上刚才喝多了白酒，唱不好。”

王伟功没再坚持，加上其他人都对申甲田不熟悉，而这几个人都有露一手的欲望，只嫌自个儿轮到唱的机会太少，一个话筒抢来夺去，气氛好不热闹。

不知不觉时间过了午夜，一帮人过足了瘾才恋恋不舍出包房。几个人边步出酒店，边没完没了拉呱。走在最后的申甲田瞥了一下酒店大堂的石英钟，已是1时12分。

7个人分乘两辆车，一辆凯迪拉克，一辆奔驰，显然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主。王伟功临钻进宝马时问申甲田要不要送一程，申甲田称不用了，尚未等车子启动，他自个儿踏下酒店大理石台阶，朝另一个方向迈开了步。

这些热闹不属于自己。他觉得不该遇上他们。独处的时候，他常感到有一种无名火，自己都说不清为什么都到这个年龄了，还对社会上的好多事看不惯，有时还像个愤青。

躺在床上，胃又隐隐作痛了。他后悔不该逞强喝那么多。依他的酒量，两杯并不算多，年轻时最多时曾一人面前放一斤瓶装白酒，全部干净消灭。年岁一大身体就不一样，尤其是得了胃病后，不敢轻易跟人斗酒，虽有酒瘾，能少喝一点就尽量少喝一点。他不像王

伟功一样爱作奸耍滑。局里跟王伟功喝过酒的人都在背后说，王伟功跟死党和上级喝酒就是喝得醉倒桌子边也在所不辞，而跟下属喝不是称身体不爽就是故意倒倒泼泼，甚至一口气喝下一瓶然后到洗手间用手指伸进喉咙抠出来吐掉。

胃部隐痛时断时续，他想到分配的卖房任务久久没有完成，辗转不止。刚沉沉地酣睡，窗外法国梧桐树上的鸟鸣闯进了梦中。

申甲田到公安局大门外的小餐馆里随便买了两只包子，边走边吃，看到中队长党卫国和指导员沙场秋、民警白杨树三步并作两步朝警车走去，就知道又要出警了。果然，党卫国眼尖，一瞥见申甲田就高喊，朝他急急招手。

“去哪？”申甲田小跑过来，将大半只包子塞进嘴大口嚼着钻进了警车后座。

白杨树是个经公务员考试入警不久的小青年，刚拿驾照的新手，老想摸方向盘。这会儿他又想坐到驾驶位置，被党卫国扯着衣摆拉开：“闪开点，不是巡逻。”

小白问：“去哪？”

“深广公司，你小子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沙场秋开车，坐副驾驶的党卫国扭过头瞄了一下申甲田的神色：“我以为你胃病又患了，还龟缩在被窝里。”

申甲田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上公安学校的，目前全县公安系统中科班出身的就数他资格最老了，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年轻民警能照顾的尽可能照顾他。以往接到任务，到了上班时间申甲田还未到，党卫国就知道他十有八九是胃病发作，能不叫他去就尽量不撵他去。同事也体谅申甲田单身汉般的日子。

看到技术中队也出动了，申甲田拿起上次喝剩放在前排座位后兜里的矿泉水灌下一口问：“又出命案了？”

“瞧你准是没睡好。抽根烟提提神。”党卫国扭转身递给申甲田一支，凑上申甲田伸过来的打火机火苗吸了一口，“郭富财，深广公司老总，还有一个女人，房地产中介老板陈金泰，县国土局黄久平的老婆，一个风流女人。”

“党队，全县的老板恐怕你没几个不认识的。”申甲田说。

“在我们县，你可能不认识县长，但你不可能不认识郭总吧？房地产领域的知名人士，市政协委员，还兼村支书哩。我是那次购房认识他的，那之前没有交往，我直接找到郭总，亮明自己的身份，郭总给了不小的优惠。而陈金泰呢，因为老公在这个要害部门，很早就在搞房地产中介。跟这女人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但她的风流韵事耳有所闻。”

沙场秋握着方向盘插话：“呵，这命案说不定是桃色新闻。”

申甲田微眯着眼吧唧吧唧吸着烟，烟雾盘踞在他花白的头发上久久不散。他沉吟：“难说，也可能是爆炸性社会新闻……”

警车拉着警笛一路急奔，一支烟的功夫就赶到出事地。技术中队民警和法医先到一步。特警在公司的出入口拉起一道警戒线。

这是幢三层楼房，从水洗石外墙就可以看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建筑，本是一家供销社门市部，供销社改制正逢郭富财组建建筑公司，就廉价买了作为办公楼，大门由原先的木门换成了玻璃门，内外墙都粉刷了一遍，但地面仍是原先的灰色水磨石。进玻璃门的右手是门卫室，往右拐进去是上楼的唯一楼梯，走廊设在楼后，所有的门都朝走廊开。三楼总经理办公室铺着化纤地毯，十分清洁，一张宽大的紫红色老板桌摆着许多文件，背后的大书架上，除了经济管理方面的书，有文件盒装的各式帐表、文件，还有包装精美的名著、人体艺术摄影画册。一个女人侧卧在办公桌边，睁着恐惧的眼睛，乳房上插着一把水果刀，灰色地毯上一大滩血迹。女人四十好几了，披散着头发，穿着一套黄色套裙，如果不是脸上敷着厚厚的粉也难以掩深深的鱼尾纹，从后背看苗条的腰身和服装，会让人